

1981

短篇小说选
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449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20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8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0,000

书号 10019·3290

定价 1.80 元

编 选 说 明

为了汇集我国“五四”以来六十年间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品，前几年我们陆续出版了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（一九一九——一九四九）》（共七卷）、《短篇小说选（一九四九——一九七九）》（共八卷）。从一九八〇年起，我们改为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，及时介绍当年我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新成果。选集所收作品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，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，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。某些虽有争议，但内容健康，风格和手法有新的探索，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，也将酌量选入。台湾和港澳作家的作品，我们也以同样的标准予以选收。

去年我们编辑出版了《一九八〇年短篇小说选》。现在我们继续编辑出版这本《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选》。收入本书的短篇小说，计有三十五篇。选集目录，以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。由于编辑水平有限，很可能有遗漏和不当之处。恳请广大作者、读者和有关方面提出批评和建议，以利于我们今后的选编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

目 录

蛾眉	刘绍棠 (1)
水东流	高晓声 (15)
典型事例	马 烽 (34)
普通老百姓	迟松年 (50)
瞧啊, 那片绿叶	[鄂温克族] 乌热尔图 (73)
哦! 十五岁的哈丽黛哟	[哈萨克族] 艾克拜尔·米吉提 (93)
爬满青藤的木屋	古 华 (115)
内当家	王润滋 (142)
篱下	叶文玲 (161)
她们的路	王海鸰 (177)
芒果	[台湾] 李 赫 (190)
大淖记事	汪曾祺 (211)
金鹿儿	航 鹰 (231)
能媳妇	郑九蝉 (251)
女御史	王吉呈 (271)
喜悦	何士光 (286)
王结实	李 准 (292)
机灵鬼	浩 然 (327)
卖驴	赵本夫 (342)
飘逝的花头巾	陈建功 (355)

蓝围巾	李功达 (380)
挣不断的红丝线	张 弦 (391)
蚌壳·珍珠	〔蒙古族〕佳 峻 (409)
黑娃照相	张一弓 (421)
头像	林斤澜 (435)
么哥的婚事	〔香港〕葉妮娜 (449)
山月不知心里事	周克芹 (463)
女炊事班长	简 嘉 (479)
杨桃树	〔台湾〕履 疆 (505)
风吹唢呐声	韩少功 (518)
宝贝	温小钰 (544)
赛马日	〔香港〕白 洛 (562)
生命	陈剑君 徐孝鱼 (572)
路障	达 理 (594)
大车店一夜	金 河 (619)

蛾 眉

——瓜棚柳下杂记之一

刘 绍 棠

一

这个村庄叫细柳营，村东北运河，村西京津公路，方圆左右一片肥田沃土，可就是守着青山没柴烧，怀抱金盆讨饭吃，跟穷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河边绿柳垂杨，杂花生树，远瞧近看，风景如画。然而，绿柳垂杨中掩映着的一户人家，三间泥棚茅舍，半围坍倒篱墙，二里外就望得见三丈高的穷气，却又大煞风景。

这一户人家只有父子两口人。老爹唐二古怪，六十多岁了，原是百里闻名的瓜把式；自从一声令下，只许种粮，不许种瓜，被迫改行，下放大田，年老力衰，每天只挣六分。儿子唐春早，念过高中，一心想上大学，成名成家；虽然也有两膀子力气，可是按照大寨评工记分标准，只算个等外劳动力。工值很低，挣分又少，父子俩一年到头脱皮掉肉，汗珠子摔八瓣儿，年下分红刚够嚼谷，分文拿不回家。

这一方，上京下卫，小伙子娶媳妇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，好比彩云追月，鸟飞高枝，不是心向北京，就是眼望天津；剩下不那么水凌秀气的柴禾妞儿，开口一要彩礼，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。

遂令此地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

但是，唐二古怪却另有如意算盘。他躺在炕头上加减乘除，不栽梧桐树，招不了凤凰来，要想娶个儿媳妇，至少得盖五间砖瓦房，还得再花千八百块彩礼；他们父子俩每年挣五千工分，十分为一工，每工三毛三分钱，紧打窄算，勒住脖子扎上嘴，不吃不喝二十年，才能把一座金身玉体搭进家来。不过，他看见，凡是手里端着一只铁饭碗，嘴里吃着商品粮的人，哪怕是三寸丁枯树皮，猪不吃狗不啃的角色，屈尊下驾到农村娶媳妇，不但用不着重金礼聘，而且还能倒赚一笔奁资。于是，他恍然大悟，要想娶儿媳妇省钱不费力，必须得让儿子捞到一只铁饭碗；而要想把铁饭碗捞到手，只有靠念书，书中自有颜如玉嘛！

唐春早心灵内秀，敏而好学，学而不厌；唐二古怪打定了主意，吩咐儿子在收工之后，埋头读书，不可一心二用。他拼出这一把老骨头，搜肠刮肚，省吃俭用，荞麦皮里榨油，也要供养儿子学富五车。

可惜，他错翻了黄历。世道变了，万般皆上品，唯有读书低，交白卷才能金榜题名；而且，唐二古怪呆头呆脑，是个没嘴的葫芦撞不响的钟，人穷却又气粗，倔犟得象一条宁折不弯的桑木扁担；一不会拍马屁，二不懂走后门，所以上学招工，年年都没有唐春早的份儿。

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，眼看唐春早二十三岁了，前景还是一片黑灯瞎火；男大当婚，唐二古怪心中暗暗着急，沉不住气了。

谁想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七四年青黄不接的麦收前，本村有个外号叫马国丈的能人，从四川贩来六七个农村姑娘，按人论等，按等论价，唐二古怪急忙跑去打听行市。

这个马国丈，原名马国章，奸、懒、馋、滑、坏，一身占全五个

字；不必提名道姓，打个嚏喷，顶风臭十里。

可是，这年月正气头朝下，邪气脚朝天；一人得道，鸡犬飞升。马国章有个把兄弟，铁嘴钢牙，七十二变，打、砸、抢起家，学大寨镀金，在县里掌了印把子，马国章也跟着时来运转。一阔心就变，这位把兄弟走马上任，就跟原来的黄脸婆离了婚；马国章手疾眼快，连忙把自己那含苞待放的十八岁的女儿，梳妆打扮，送上门去做填房。于是，盟兄变成了岳父，马国章变成了马国丈。

富贵多病，马国丈小病大嚷，无病呻吟，拿着县革委会的证明信，走遍五湖四海求医，专干些不伶俐的勾当。从四川贩来六七个农村姑娘，只不过是做一桩顺手牵羊的生意。

马国丈家住在细柳营村西口，京津公路旁的一块风水宝地上。青堂瓦舍，高墙大院，雕花门楼，忠字匾额，白天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夜晚日光灯照如白昼；这一切都来自乘龙快婿的探囊取物，四面八方的顺水人情，没费他吹灰之力。

唐二古怪走进国丈府大门，六七个四川农村姑娘只剩下一个了。原因是这个公社有个晚婚规定，男二十五，女二十三，才许登记；马国丈贩来的六七个四川农村姑娘中，二十五岁的一名，二十四岁的两名，二十三岁的三名，领回去马上成亲，所以身价甚高；只有一名二十岁，要白吃三年饭，虽然一连削价，还是无人问津。

这个二十岁的姑娘，正坐在马国丈的西厢下，左手拿着块玉米饼子，右手拿着个咸菜疙瘩，面前一碗清水汤；吃一口，抽泣一声，眼泪象下小雨，点点滴滴洒满了汤碗，喝下的是自己的泪。

大玻璃窗的正房北屋里，马国丈的老婆正扯断了脖子，喊破了喉咙，跟马国丈吵骂。

“你吃多了荤油糊住了心，喝多了猫儿溺昏花了眼，收留这

个赔钱货，磨扇压手揉不出门，难道你想打个佛龕把她供起来？”

马国丈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咳声叹气，不敢还口。忽然，院里脚步声，他偷眼一觑，见是唐二古怪，转悲为喜，呲牙乐了。

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早晚来上钩！”

他满脸奸笑迎出去。

二

唐二古怪写下欠洋八百元的文书，以他的三间泥棚茅舍和房前屋后九棵树做抵押，按上指纹手印，接过了这个姑娘的户口卡片。

姑娘名叫凌蛾眉，家庭出身是贫农，本人高中毕业，学生成份；但是，在备注一栏里，还有两行小字，写的是她父亲是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，因而她的身份应是可教育好的子女。

蛾眉生得身姿娇小，面黄肌瘦，乌黑的眼睛噙满泪花，象是野葡萄挂满露珠，闪烁着惊魂不定的神色。

唐二古怪正要把她领走，马国丈的老婆在屋里断喝一声：“等一等！进屋来换上她本人的衣裳。”

蛾眉进屋去，拉上窗帘，脱下上身的的确良花汗衫，下身的三合一绦纶裤，脚穿的白塑料凉鞋；换上一件油渍渍的男人制服褂子，一条打满补钉的粗布裤子，光脚穿着稻草鞋走出来。

“你们为什么扒下她的衣裳？”唐二古怪瞪起眼睛问道。

“那是我临时借给她穿的行头。”马国丈拉长了下巴，“处理品，便宜货，没有包装。”

唐二古怪把蛾眉领回家，唐春早也刚收工回来，正光着膀子在柳荫下乘凉。这个小伙子书生气十足，一见老爹领来一个年

轻姑娘，慌忙扯下挂在柳枝上的衣裳，穿在水淋淋的身上。

“春早，爹给你搞了个对象！”唐二古怪笑眯眯着眼睛，得意地说。

唐春早羞得满面通红，看也不敢看蛾眉一眼，嘟哝着说：“您怎不跟我商量商量，也不知人家……是不是自愿？”

“她是自卖自身，也就讲不得什么愿意不愿意！”唐二古怪沉下脸，灶王爷的模样儿，一家之主的神气。“你二十三，她整二十，不够公社晚婚的尺寸，登不了记；反正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月下老儿已经把你们拴成一对了，今晚上就同房。”

吃过晚饭，天大黑了，唐二古怪关上柴门；象把一对鸟儿关进竹笼，他把唐春早和蛾眉锁进西屋。

蛾眉面无血色，背靠着墙，可怜巴巴地坐在炕沿上，不敢抬头；唐春早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，一副木呆呆的神情。

两人都很害羞，谁也不开口。

忽然，唐春早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先睡吧！”便转过身，在临窗的桌前坐下，拉开抽屉，拿出书，读起来。

这一句话，一个动作，蛾眉感到很惊奇，忍不住悄悄瞟了他一眼。

唐春早好象有所觉察，不是芒刺在背，也是如坐针毡，在椅子上不安地扭来扭去，踏不下心，书在面前，一个字儿也没有映入眼帘。

“关灯睡觉吧！”东屋，唐二古怪吼道，“明天公社在咱们的大寨田开现场会，还要起五更。”

唐春早听得懂老爹的弦外之音，万般无奈地熄了灯，可是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。

“大哥，睡吧！”蛾眉柔声细气地劝道。

唐春早猛一掉脸，只见在青幽幽的月光中，蛾眉象一朵雾中的小花，隐隐约约，朦朦胧胧，引人心动。温情和欲望，在他的胸膛中一阵阵鼓荡，春潮涨满了全身。

他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向蛾眉身边走去，蛾眉低叫一声，紧贴住墙壁，象是要把她那娇小的身子嵌进墙去。

唐春早粗手笨脚地把她放倒在炕上，她直挺地仰躺着，不反抗，也不挣扎。

唐春早解开了她的上衣，她的双手蒙住了脸，轻轻啜泣；唐春早柔情如缕地抚摸着她，她放声大哭了。

“大哥，开恩吧！”蛾眉凄厉地哀叫，“我……不愿意……”

唐春早象被狠抽了一鞭子，发昏的头脑清醒过来，羞愧交加，撞出屋门。

唐二古怪从东屋扑出来，张开胳膊拦住他的去路。

“爹！我不能欺侮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……”唐春早痛心地说道。

蛾眉也从西屋追出来，跪倒在唐二古怪的膝下，哭道：“大伯，收下我给您当干女儿吧！女儿是为了替父伸冤，葬母还债，才走这一步的。”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唐二古怪本来就是个软心肠的人；他从地上搀起了蛾眉，颤声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家里遭了什么凶险，爹娘是怎么死的？”

蛾眉一字一泪地说：“我们那个地方，本是天府之国的聚宝盆，接连打了八九年的派仗，草盛苗稀荒了地，官儿们一边年年上报大丰收，一边给社员开介绍信，出外逃荒讨饭。我爹爹本是个不爱多言多语，树叶落下来也怕砸破脑壳的人，只因为饿得肚子咕咕叫，说了几句气话：‘这个文化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再革

下去，男女老幼都饿死，黑五类绝了种，红五类也断了根。’就被打成犯下‘恶攻罪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，抓了起来，评法批儒吃紧，判处死刑枪毙了……”

“轻声！”唐二古怪蹑手蹑脚走到屋门口，侧着耳朵听了听，扒开门缝看了看，才又踮着脚尖走回来。“你老爹的这些气话，可不许在外人面前学舌呀！别人的话你学舌，也一律同罪。”

“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呢？”唐春早又问道。

“她带着我的两个弟弟，到百里以外的火车站讨饭，听说我爹冤屈而死，就一头撞了火车，粉身碎骨了。”

“两个弟弟呢？”

“我赶到火车站收尸，正遇上马国丈收购青年女子，我就把自己卖了五十斤粮票，三十元现金，交给了两个弟弟：十五元还旧债，十五元买粮食，算是尽到我这个做姐姐的最后一分心意了。”

“你这才是跳出苦井，又掉进火坑呀！”唐春早哀叹地说，“你是尊贵的人，怎么能象鸡、犬、牛、羊一样出卖自己呢？”

蛾眉哭着说：“我只想来到北方，能到北京告御状。”

“告不得，告不得！”唐二古怪拨浪鼓似地连连摇头，“赶上了这个天狗吃日头的年月，小人得势，奸臣当道，哪座庙没有屈死的鬼？包龙图进了牛棚，你到哪个衙门递状纸？”

“我……走投无路，进退……两难呀！”蛾眉哭成了泪人儿。

“你进了我家的门，就是我家的人！”唐二古怪一拍瘦骨伶仃的胸膛，“三张嘴吃两口人的饭，饿不死就等得来天睁眼。”

蛾眉留在了细柳营，是唐二古怪的干女儿，还是唐春早的未婚妻？身份不明，也报不上户口。

三

报不上户口，就不能到队里干活；不能到队里干活，就不能挣工分；不能挣工分，也就不能分口粮，只得三张嘴吃两口人的饭。

数着米粒下锅，只吃七成饱，一到来年青黄不接时节，仍然要闹饥荒；地上刚返青，唐二古怪就剜野菜，兜回家去，野菜合汤煮。

“阿爹，这……能吃吗？”蛾眉皱着眉头问道。

“怎么不能吃呢？”唐二古怪嘻嘻哈哈地说，“神农尝百草，长生永不老。”

“您老人家还是不要吃吧！”蛾眉央求地说。

“你爹我天上不吃风筝，地上不吃板凳！”唐二古怪叫起来，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自幼是吃运河滩的野菜长大的，练就了一挂铜肠铁胃。”

“是我累赘了你们爷儿俩，苦了您老人家……”蛾眉神色凄然地说。

唐二古怪喟然长叹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这个大革命再闹腾个没完，等着瞧吧！明年家家揭不开锅，灶膛里长青草，烟囱上搭鸟窝。”

但是，苦中也有乐。这座泥棚茅舍，自从住上蛾眉，就有了活力，有了喜色，有了笑声，三丈高的穷气也矮下了二尺。

有了蛾眉管家，缝缝补补，洗洗涮涮，唐春早和唐二古怪父子俩，头上脚下都干净俐落。洒扫庭除，小院子镜面似的，坍塌的篱墙编笆打桩，旧貌换新颜。房前屋后，种瓜点豆，饭桌子不

必再蘸盐花，啃咸菜了。有蛾眉做饭，农忙时节累得散了架，进门就吃现成的，还能躺在炕上喘口气。养了十几只鸡，鸡窝是银行，天天拣几个蛋，打油买醋，手上见着了零钱。喂了一口肥猪，够分量卖个大数目，还马国文的债。另外，又喂养了两只羊，过年吃一只，卖一只，羊皮剥下来垫在炕头上，给唐二古怪当褥子，隆冬腊月不腰疼。运河滩上水草丰茂，打草晾晒，完秋供销社收购，蛾眉的干草有几垛。

蛾眉住在西屋，唐春早搬到他爹的东屋去，两人井水不犯河水；不过，平日也有说有笑，只是不许动手动脚。

天一黑唐二古怪就睡觉，脑袋一挨枕头就鼾声如雷，所以唐春早每天晚上还得到西屋去读书。开头，蛾眉便躲出去，避免两人接近。后来，一口锅里舀饭也日久天长了，就渐渐消除了戒心；唐春早读书的时候，蛾眉就远远地坐在墙角落，偷一片灯光，飞针走线，可是一声不吭。

唐春早对于自己的才学，十分自负，他在细柳营的男女青年中，还没有棋逢对手，甚感寂寞。一天，他忽然想起，蛾眉也是个高中毕业生；然而，看蛾眉那样子，对于他的读书，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一点不感兴趣，倒象个目不识丁的文盲。于是，便想测一测她的高低虚实，故意逗她说：“蛾眉，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你也跟我一块来复习功课呀！”

蛾眉无动于衷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书读得越多越蠢，我还是从生活中学点聪明吧！”

唐春早只当她腹无实学，找出这个金口玉言，掩饰自己；便又紧逼一步，叹了口气，话中带刺儿，说：“女学生从小学到初中，大多数能压男学生一头；可是，升入高中以后，女大十八变，心眼多，走神思，又爱面子，大多数都要走下坡路，男学生就占了上

风。”

蛾眉陡地红了脸，冷冷地一笑，但是又话到嘴边留半句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我就是走下坡路的典型！”

第二天，蛾眉一反常态，没有外出打草拾柴。

晚上，唐春早又到西屋复习数学，从抽屉里拿出习题手册，打开一看，大吃一惊；在最近几天的作业上，每页都有娟秀工整的小字细心评阅，正误精确严密，不禁目瞪口呆。

他如梦方醒，大喊道：“蛾眉，是你给我批改的吧？”

“我怎么敢？”蛾眉脸上象下了霜，“我这个走下坡的……”

“别拿我的话堵我的嘴，拿我的手打我的脸吧！”唐春早打断她的话，“你得收下我这个学生，当我的家庭教师。”

“折杀了我！”蛾眉仍然是一副冷冰冰的神色，“我不配。”

“答应我，答应我！”唐春早走上前去，抱住蛾眉的肩膀摇晃她。

蛾眉被他揉搓得心神把握不定了，脸红了红，啐了一口，说：“依你！……可就是这一桩。”

从此，夜深人静，他们便同桌切磋学问，白窗纸上，映现着他们那耳鬓厮磨的身影。

细柳营的工值，一年不如一年，唐二古怪和唐春早父子俩，年年竹篮打水，两手空空；倒是蛾眉养鸡、喂猪、打草，每年收入二三百元，偿还马国丈的阎王债。

唐春早过意不去，于心不安，跟唐二古怪说：“爹，给蛾眉留下一百元；她在家乡还有两个弟弟，寄回去给那两个孩子买口粮。”

“欠下这笔债，好比蛇缠腰，早还早脱身呀！”唐二古怪面有难色，不过还是点出十张十元的票子，递给了蛾眉。

蛾眉接过钱，眼圈一红，说：“我那两个弟弟，还不知到哪一方讨饭，是死是活；我想拿这笔钱当路费，回家乡看看。”

“你不能走！”唐二古怪急了，一声断喝，“你还没有跟春早结婚，不许回娘家。”

蛾眉眼泪汪汪地说：“我还回来的。”

“我不答应！”唐二古怪一甩袖子，回到东屋，跳上炕，倒下身，呼呼刮风一般生气。

“蛾眉，别难过。”唐春早轻声柔语，“我劝服老人家，放你走。”

蛾眉也回到西屋，关上门，淅淅沥沥哭得象六月连阴雨。

夹缝中的唐春早，心情非常痛苦，在小院里徘徊到半夜，才进屋睡觉。

“让那孩子走一趟娘家吧！”唐二古怪已经风停了，气消了，“蛾眉这两年也真是忠心保主，咱们不能亏待她。”

唐春早赶忙说：“她说一定回来，您要信得过她。”

“她敢不回来！”似睡非睡中，唐二古怪狡黠地咯咯发笑，“她的命根子——户口卡片，攥在我手里。”

唐春早在黑暗中眼珠一转，低低地说：“您收藏在哪儿？可别叫她发现了。”

“房后……老枣树下……一口坛子里。”唐二古怪呢呢喃喃，坠入黑甜乡了。

黎明时分，有人敲西屋的后窗，蛾眉惊醒了，披上衣裳一听，唐春早在窗下轻轻唤她。

她迟迟疑疑地打开窗户，问道：“你……？”

“给你户口卡片！”唐春早伸进一只胳膊，“你回到家乡，日子比这边好过，就不必回来了。”

“我不走了！”蛾眉从窗口扑出半个身子，搂紧唐春早的脖

颈，“我……离不开……你了。”眼泪象清晨的露珠儿，洒满唐春早的头。

四

八百元失而复得，唐家盖起了三间青砖房，房顶还铺上了红泥瓦。这是因为十年浩劫到了头，光明赶走了黑暗，马国丈坐了牢，法院勒令马家，退赔那六七个被贩卖来的四川农村姑娘的身价。

新房屋落在花红柳绿中，墙里开花墙外香，绿柳浓荫中冒出冲天的喜气。

唐二古怪心满意足，笑不拢嘴，绕着新房转来转去，不敢进屋子；他到河边洗净了两只泥脚，还是怕踩脏了方砖地面，唐春早和蛾眉一人扯住他一只胳膊，拖进了新房。

蛾眉收到了弟弟从四川家乡的来信，那边的日子比细柳营还强。

“你拿主意吧！”唐二古怪低声下气地说，“人往高处走，鸟奔高枝飞，我跟春早欠下你还不清、报不尽的情份，也不敢开口要你回来。”

“阿爹，您好糊涂！”蛾眉哭笑着，“我在运河滩上扎了根儿，鞭打也不走，棒打不离分。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唐二古怪吞吞吐吐，吭吭吃吃，“你……你跟……春早……”

“我们马上就登记！”蛾眉清亮地笑道，“咱们不摆酒席，不请宾客，不声不响办喜事。”

“不忙，不忙。”唐春早搓着两只手，一副窘态，“咱俩还没有自由恋爱呢！”